



本土文本

兄弟桥(小说)

□张春凤



1 “兄弟，我等你半天了！”这天傍晚，程远刚到家门口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

回头看，程远惊喜万分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原来，来人是他的发小李劲。几年不见，李劲变壮实了，黝黑的皮肤，灿烂的笑容，比以前成熟了很多。

当晚，两人在酒馆小聚。觥筹交错间，李劲不经意地问：“兄弟，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吗？”

程远放下酒杯，点了点头：“当然记得。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没多大事啊！”说完，长叹一声。

李劲端起了酒杯：“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最棒的！来，为咱们共同的承诺干杯！”

原来，两人一起出生在梨花乡。村东头有座吊桥，年久失修。桥下河水湍急，多年来，出过好几起事故。从懂事那天起，他们就下定决心，给乡亲们修一座最坚固的桥。

后来，程远考上警校，吃了公粮。不过，李劲不是学习的料，初中毕业就去南方打工了。因为没文化，李劲只能在一家公司当保安。两人天各一方，各自打拼。

那晚，两人同榻而眠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刹那间，童年的美好回忆涌上心头，两人聊到了天亮。

之后，程远连升官，也越忙越忙。李劲也慢慢在南方站稳了脚跟。时不时地，两人微信聊天。李劲说，他

当了保安队长，手下管着十几号人。程远感到很欣慰。

2

那天，程远出差，路过李劲所在的城市。当晚，李劲在一家顶级的海鲜餐厅宴请好友。

餐厅里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，服务员一个个恭恭敬敬，笑容可掬。程远感到有些局促，翻了翻菜单，悄声说：“这里太贵了，要不换一家？咱俩之间不用客气。”

李劲微微一笑：“你难得来一次，就让兄弟表示一下吧！”说罢，抢过菜单，鲍鱼、龙虾、海参点了一大堆。看起来，李劲对这家餐厅相当熟悉，应该经常出入。

觥筹交错间，李劲又举起了酒杯：“兄弟，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吗？听说，前一阵政府出资加固了吊桥，可是，治标不治本呐！”

程远叹了口气：“庆幸的是，乡亲们有了安全意识，刮风下雨不走吊桥了。几年来，从没发生过事故。我也着急，但很多时候身不由己。其实，老百姓有不少困难要解决，不仅仅只是修一座桥。兄弟，你明白吗？”

李劲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！你两袖清风，是一个好官。”

程远摇了摇头：“我只能说，努力当一个好官！”

之后，两人久久没有联系。

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，程远走进监狱，拿起了隔离区的对讲机。电话那

头，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——穿着囚衣，剃着光头，戴着手铐的李劲。

3

李劲苦笑一声：“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来的！”

程远红着眼圈：“为什么非走那一步？”

李劲叹了口气：“不到非不得已，我当然不走那一步……”

原来，李劲当保安时每天勤勤恳恳，却只能解决温饱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后来，他结识了一个街头混混。

没想到，混混是个毒贩，很快将李劲拉下了水。尽管，冒着很大的风险，但是，金钱蒙住了李劲的双眼，让他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凭借聪明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，李劲在黑帮扬名立万，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

其实，在海鲜餐馆见面时，李劲就已经坐拥亿万家财。多年来，李劲一直想重修吊桥。李劲打听过了，修吊桥只要100万元。对他来说，100万元只是九牛一毛，可那都是脏钱。

在李劲心中，梨花乡不仅是故乡，也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地方。那里有他最难忘的童年和最初的梦想。他不希望，梨花乡沾上任何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，迟迟没拿钱出来。

李劲被抓后，被没收了全部财产。

之后，李劲主动当卧底，协助警方抓住了一个大毒枭，收缴了价值几千万的海洛因，为此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警方赏罚分明，兑现了悬赏金，奖励李劲100万元。

4 “我知道，是你抓的我，但我不恨你。”李劲惨然一笑，眼中没有一丝怨恨，“我罪有应得！”

那一刻，程远早已经泪眼迷离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徇私舞弊，尽管咱们是最好的兄弟！”此时的程远，已经荣升公安局局长，而之前的缉毒行动也是他亲自带的队。

“兄弟，你是好样的！”李劲伸出了大拇指，手铐上的铁链哗啦啦地响。“我后来才知道，上次修复吊桥的10万元是你一个人掏的。”

程远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你才是好样的。你重修了吊桥，让梨花乡的百姓再也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“我们还是兄弟吗？”李劲眼含热泪。

程远重重地点头：“当然，我们永远是兄弟。”

之后，李劲被执行了枪决。

……

三个月后，一座坚固的石桥横卧在梨花乡的河两岸。鞭炮齐鸣，鼓乐喧天，乡亲们像过年一样高兴。

那天，天特别蓝，云特别干净。程远站在崭新的桥上，主持了剪彩仪式。这是用李劲100万元的奖金修的桥，也是李劲最大的遗憾。

夜幕低垂，桥上空无一人，程远抱着李劲的骨灰盒一边走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兄弟，这就是你念念不忘的新桥，我带你走一走……”

自然皆圣人。

五

开元寺的东北部，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馆，我先前提到的对联，正是朱熹所写，弘一法师所撰。

弘一法师人生的最后几年，正是在泉州度过。

我们提到弘一法师，都不免感叹他传奇的人生经历，少年出身富贵之家，辗转半生最后皈依佛门。前半生，他是红尘中游走的李叔同，后半生，他是于人生里修行的弘一法师。

同时代的学者、名人都称赞弘一法师是全才：他精诗赋，文学功底深厚；他通音律，不乏优秀作品；他深究绘画，兼容贯通中西；他宣传新剧，推动从无到有；他为红尘义园，为苍生勇退公学……

半世红尘半世僧的人生路程，让后半生深悟佛法的弘一法师感受到了一种幸运的矛盾，总览来时万千，他终成了慈悲，也终体会了完整的痛苦。

这种在我们看来天才而完整的生命际遇，在弘一法师那一次次对自己的回看里，其实是残酷的。我想暮年的弘一法师似乎觉得自己只是襁褓中的婴儿，不明为何而来而泪，也不明为何而乐，于是在圆寂前，只书四字：“悲欣交集”。

六

走出开元寺，已经是午后，太阳却不再那么刺眼。

不禁又想起清代文学家蒋坦在纪念妻子的文集《秋灯琐忆》中有两句：

蒋坦本愁叹：“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”

妻子只答：“是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”

桑树、莲花、菩提、芭蕉……古人自己人生的密码，有太多都寄托给了这些纯粹而可爱的植物，而最后可以解码的，大概也只有我们自己望向它们的目光，和我们跳动的心灵。

我再一次抬望天空，发现有一大块厚实的云朵正慢慢向更远处轻挪，不多久，灼眼的阳光就又一次实实在在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了。

风慢了，泉州的夏天才刚刚开始。

遇见泉州(散文)

□周子皓

到底是南方，一下高铁便是通透而快活的暑闷，列车从我家乡缠绵的雨季驶出，穿越雾霭飘游的浙中山地，终于抵达了这方仿佛终年被阳光眷顾的地方。

人们把泉州叫作“光之城”，可它在中国历史上称不上是最耀眼的城市。

没有都城般热烈浮沉的命运，也没有盛名山水的附和，只是这一方依山面海的闽南土地，却有无数驶向世界的商船从这里出发、无数信仰不同的朝圣在这里汇聚。

计程车在螺旋回环的高架带随着车流抬升，窗外的晋江水波平静。在靠近泉州市区的途中，道路忽高忽低，江水忽明忽暗，天空忽远忽近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里的路也像那不止的波涛，计程车也仿佛变成了千年前某一艘在泉州扬帆的商船，我们都怀着一种浅浅却执着的希望感，或从这里出发，或最终到达这里。

二

泉州西街的道路比我想象中要宽敞不少，正是大中午，人们大都沿着屋檐下的阴影走路。

我打量着路两端紧凑的建筑，都是一楼店铺二楼小阳台，店铺和许多城中“古镇”的街区大同小异，倒是阳台各有各家的精妙：鲜花、风铃、坠子、彩灯、飘带，并不很齐整地坐落在一个又一个相邻的阳台上，被一年又一年的风吹起、吹动。

西街有很多岔口，往里走就更窄更旧些了，两边的墙壁多是红色的条纹瓦砖垒起，有不少已经脱落，露出不规则的水泥色斑点。这里不同于北方，楼多于院，高高低低，不声不响地划定着它们的坐标，定位它们在泉州城的所在，也定位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。

三

中国人是很讲究门庭的，一处要地、一屋商店、一户人家，门庭都各有分寸、设计丰富，彰气运、显位次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是谁家店铺正卖力播放着一首欢快的闽南语歌，传到这格窗，又穿过那格窗，我想应该能送到无限远。

四

开元寺就在西街里头，站在开元寺南门的不同角度就能望见开元寺的镇国、仁寿东西二塔，从开元寺门前这样近望塔身，更觉庄严。

南门正对一处白墙，上嵌有一石刻，书“紫云屏”。据说这里原本是泉州首富黄家的桑园，只因当年黄守恭昼梦一僧，乞食为寺，恭梦中云，地产白莲即可为寺，而后地植桑树果生白莲，于是黄守恭立即改修为寺，初称莲花寺，后来改为开元寺，传说当时建寺时有紫色祥云笼罩，故名“紫云屏”。

开元寺南门左右墙各书“桑莲法界”和“桃莲应瑞”，让人不免产生一种神奇与福瑞齐呈的安神感。

神话传说始终是中国历史鲜活、动人的一大因素，因为在中国，神话传说从不是为了敬畏而创造，而是为了人民的祈福和对生活的期盼而创造。

进入南门正是天王殿，两尊金刚像宝相庄严，气势不凡。直入我眼帘的还有刻在黑漆柱上的一副对联：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，让人不免联想到门前的莲花镌刻，意境深远。我又想取唐代高僧惠能，曾有一首名诗叫《菩提偈》：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

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！
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

明镜本清静，何处染尘埃！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

……

其实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我们降生于世本是空手而来，不仅不需要奢望是否可以带来财富，轮回，而是根本无从可能。人世间就是一场场盛大的质本洁来还洁去，祖辈的八十年风雨，不过是稻子熟了一百六十次。

个体对于一切来说，实在太渺小了，但正是这种渺小，总能折射出一种相对性的伟大，正因为我们渺小，在历史里个体可以忽略不计，那个体对自身而言，就成了各自独一无二的宇宙，我们的一切思想，无论幼稚、无论愚蠢，都价值无穷、都可称史诗，而后众生自然皆伟大，众生

自然皆圣人。

五

开元寺的东北部，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馆，我先前提到的对联，正是朱熹所写，弘一法师所撰。

弘一法师人生的最后几年，正是在泉州度过。

我们提到弘一法师，都不免感叹他传奇的人生经历，少年出身富贵之家，辗转半生最后皈依佛门。前半生，他是红尘中游走的李叔同，后半生，他是于人生里修行的弘一法师。

同时代的学者、名人都称赞弘一法师是全才：他精诗赋，文学功底深厚；他通音律，不乏优秀作品；他深究绘画，兼容贯通中西；他宣传新剧，推动从无到有；他为红尘义园，为苍生勇退公学……

半世红尘半世僧的人生路程，让后半生深悟佛法的弘一法师感受到了一种幸运的矛盾，总览来时万千，他终成了慈悲，也终体会了完整的痛苦。

这种在我们看来天才而完整的生命际遇，在弘一法师那一次次对自己的回看里，其实是残酷的。我想暮年的弘一法师似乎觉得自己只是襁褓中的婴儿，不明为何而来而泪，也不明为何而乐，于是在圆寂前，只书四字：“悲欣交集”。

六

走出开元寺，已经是午后，太阳却不再那么刺眼。

不禁又想起清代文学家蒋坦在纪念妻子的文集《秋灯琐忆》中有两句：

蒋坦本愁叹：“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”

妻子只答：“是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”

桑树、莲花、菩提、芭蕉……古人自己人生的密码，有太多都寄托给了这些纯粹而可爱的植物，而最后可以解码的，大概也只有我们自己望向它们的目光，和我们跳动的心灵。

我再一次抬望天空，发现有一大块厚实的云朵正慢慢向更远处轻挪，不多久，灼眼的阳光就又一次实实在在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了。

风慢了，泉州的夏天才刚刚开始。

四

中国人是很讲究门庭的，一处要地、一屋商店、一户人家，门庭都各有分寸、设计丰富，彰气运、显位次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五

中国人是很讲究门庭的，一处要地、一屋商店、一户人家，门庭都各有分寸、设计丰富，彰气运、显位次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

先前已经说过，泉州属南方，楼多于院，门庭的设计布局可能没有那么“规整”，但是大小细节，却很有功夫。